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八

門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示尼修道者

學道之士初無信向厭世煩惱長恐不能得
箇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

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
門八

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

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

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

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

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見他起念處不得況

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

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昔灌

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

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

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云無男女等相溪
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
如此豈不脚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
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
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良爐頭

金色頭陀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

溪四會縣看獵大鴻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一

住絕人迹無葉闋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讚

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蒲團是

皆爲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

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亦不過冥心體

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

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

成更不自他處起唯此一大機阿轆轆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腳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真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才有是非彼

門八
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參自家真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辨切須自看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六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露布立

培立梯論量格內格外則失却本宗圭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已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到底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

灰情盡見除到淨裸裸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才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交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座披衣真金百煉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自修轉開未悟令如是復踐豈不爲要道哉

門八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爲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

外有法使胷次蕩然了無罣礙施爲作用悉
根本中出根本旣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
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
宗難得其妙當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
便是出塵階塗古德隔江搖扇吹布毛便有
發機處至於葛口撆磅脊棒亦解桶底子脫
蓋緣專一久之一日瞥地此豈外得之皆由
目證自悟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蒂於二六時中照了自
已根脚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
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
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
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矢是非籠罩半
醉半醒打疊不辨約實而論但於閑閑處

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
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
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
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果日麗
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
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
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
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
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
好長時自退步體究竟有箇落著諦實證悟
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
門八
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也

示材知莊

俱胝凡見僧來及答問唯豎一指蓋通上徹
下契證無疑差病不假驢馳藥也後代不諳

來脉隨例豎箇指頭謾人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將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是故須具頂顙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齒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生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埠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顛頽只如俱胝臨遷化去自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豈徒然哉

曹溪大鑒微時新州一樵夫也碌碌無所發明已數十歲一旦聞客誦經激其本願遂致母出鄉謁黃梅大滿才見數語間投機隱碓坊八箇月既聞秀偈始露鋒鋩五祖舉衣鉢授之是時羣衆競趨逐欲奪取而蒙山道人

最先及之於大庾嶺頭知不勝始悟此衣非可以力爭稽首求法大鑒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歛念知歸盧老以時緣未穩復遁迹四會縣獵人中久之尋抵番禺吐風旛不動動自於心之語印宗伸弟子之禮爲之削髮登具由是開大法要總二千餘衆聲徹九重遣貴近降紫泥召之確然不應度龍象若讓師清源求嘉南陽荷澤司空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贊歟唯聖賢示化進退存亡了然先照然考其步驟從微至著不斷世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爲等到今數百載充徧寰海列刹相望皆其法孫欽仰洪範欲擬其毫末竭誠罄力終莫鬱勗惟望後昆有力量者勉旃聊述梗槩爾

圓湛虛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頃刻落虛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沒縱橫初無外物淨裸裸阿轆轤以本

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沒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第爾藉之以爲入理之門既廓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事終不向頂額上戴却近世參學多不本其宗猷唯務持擇言句論親疎辯得失浮漚上作實解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沒溺情識迷却正體良可憐愍有真正宗師不惜眉毛勸

令離却如上惡知惡見却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煅煉展轉入荆棘林中所謂打頭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

省要處不消一劄皮下有血自知落處苟或躡蹠則失却鼻頭也七佛已前便與麼直須

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者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刺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受記盧老於黃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才自擔荷則如靈龜脫殼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爐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無爲千人

萬人羅籠不住底箇真實人也

送圓首座西歸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
行時不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蓋中已虛寂外絕照功脩然自得徹證無

門八

七

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

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凝似兀及至

臨事爲物初不作伎倆准擬刺割風旋電轉

靡不當機豈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

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刹那履踐工夫須資

長遠如鶴鳩兒初生下來赤骨歷地養來餒

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舉所以

悟明透底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

中室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

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嘗作爲了無欣厭亦

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况生厭惱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漚和力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近略無差悞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舍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恁麼尤宜執守唯在強勉以不倦終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計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大凡爲善知識應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已無

慊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
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銷爾若與
之校則惡聲相逐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
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拂之下開發人天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
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辯其由來驗其
蹲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
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
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綬人令如是

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
著一生擔板謙悞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
不立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
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

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他種草看他古來有
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與神明受戒攻苦食
淡大忘人世未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鎗煮
飯契遁跡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
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稟高行務報佛
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抑不得已明知
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
妨爲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
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祝也

示樞禪人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調明知舌頭語言不
是倚仗處則古人一言半句其意唯要人直
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
月指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時寬
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

界悉能照破斷割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

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

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也

示裕書記

踏著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葉底工夫綿
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能知魔外無
捉摸是自住無所住人解脫雖歷無窮劫亦
只如如地況復諸緣邪安住是中方可建立
與人抽釘拔楔亦只令渠無住著去此謂之

大事因緣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迦葉不覆藏乃如
來真密語也當不覆藏即密當密即不覆藏
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窟作解會者
舉耶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顙上
領始得既已領畧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

可印受也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
賺悞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
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
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

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鈎頭只貴
獨脫勿使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過
真正宗師返引他作露布墮在機境中無繩

門

+

自縛半前落後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
其病脉辯其落著徵其所偏墜而發起之俾
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宗使無疑惑
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趣亦不去可
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

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
處應時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
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馳藥緊要處豈
有如許多佛法也大宗師爲人雖不立窠臼

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露布也蓋以
無窠臼爲窠臼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
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爲月鑒在機先風塵
草動亦照其端倪况應酬擾擾哉非曾次虛
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
此皆那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
祕魔杖俱胝指雪峯鞞毬禾山打鼓趙州哭
茶楊岐栗棘蓬金剛圈皆一致爾契證得直
下省力一切祖師言教無不通達唯在當人

善自護持爾

佛智裕公久參徧歷一言相契從前證解併
脫去卓然超絕遂分座訓徒傳持流通此大
法印因書法語以贈

示粲禪人

趙州和尚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
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完全若作如之
若何則知見生也

唐朝古德因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見一
大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驕地大悟自
此散誕爲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
河大地被者僧一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
誠哉是言

示泉禪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胷襟蕩然

如癡似兀不校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爲無事處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動萬波隨豈有了期他時生死到來脚忙手亂只爲不脫灑但以此爲確實自然鬧市裏亦淨如水豈憂已事不辨耶

才有是非紛然失心直者一句驚動多少人做計較若承當得坐得斷透出威音王那畔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自回光返照始得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諸含各分皂白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諦當著實處麼放下看取

示傑禪人

行脚參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衆久矣一旦親緣須著落歸動是箇千里遠

行要須以自己力量不忘踐履直須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善知識邊便有居鄉井時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爲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爲侣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蒂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知莊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恠無滋味太峻峻或若驀地體得

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見他

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動

念承當擔荷早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

千聖不携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
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

遭魔所撓

四八

十一

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竒
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
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爲有
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想皆所破壞
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他雖無
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含凡育聖若有取之
即墮見刺卒摸索不著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心妙性徑截承當不
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

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舍乃真密印也

示果書記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
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
本分綿綿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

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闇奧親
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
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
不眨眼尚未鬚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
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主
賓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
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
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
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賤得眼須是他上
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

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人非獨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叅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者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

門

古

有何相觸悞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殊絕不貴作畧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脚跟下洞照如千日並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

是大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惑中以謂出乎等夷銜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覽謂窮極底蘊殊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顛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禪碩德抗行履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邁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因緣謂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值歐峯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即起深信迴光返照顧人間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己若一發明七通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

門八

十五

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
自性耶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
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真淨界中行履矣但
請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
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
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
長時現前不墮沉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
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
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
紛亂則不堪也古之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
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
十年純熟超出生死不爲難著力在行處不
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
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
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

語句不必盡要會之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
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既虛
外緣亦寂著衣喫飯本自天真不勞雕琢若
或立勝見負我能即禍事也切須照管勿作
此態由是可入無我真實平等如如不動不
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
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示曾待制

禪非意想道絕功勲若以意想參禪如鑽冰
求火掘地覓天門八只益勞神若以功勲學道如
土上加泥眼裏撒沙轉見困頓儻歇却意識
十六息却妄想則禪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
休却營爲則大道坦然七通八達是故僧問
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碌僧云如何是道頭
云木頭此豈意想功勲所能辯哉除非直下

頓領截流便透則禪道歷然才擬作解則千
里萬里要是向來世智辯聰頓然放却消遣
令盡自然於此至實之地自證自悟而不留
證悟之迹翛然立虛通達乃善

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你如今語
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
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太煞老婆拖泥涉水
若一舉便透猶較此子或窮研義理卒摸索
不著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八

溷胡困切。上聲。一作糞。余六切。**糉**糉也。輶盧谷切。**糉圓**。

۱۸

十七